

佳 作

利馬的番茄

鄭堪遠

紙蓮花在火裡，其中一角旋轉飛起，迅速地舞成灰燼。紙元寶連同三層洋房，漸漸萎黑下去。游泳的錦鯉、碎石子路小徑、開著特斯拉的白手套司機，在世界末日般的七月，通往灰撲撲的未來。

小崎，生日快樂。我心裡想著臉書跳出的動態回顧。口中跟著嚷嚷修摩例修摩例。薩婆訶。發出無法辨識的音節，一會兒鈴響地清脆，又回到近乎睡眠時的詠調。一身素黑的師姐慈悲低眉，無邊無盡的唱悼。這已經是第五個小時了。

現在的你，用什麼樣的表情看著我？大概赤裸著上半身，揮舞著後空內褲大跳艷舞，或者拿著遺照，生氣質問怎麼挑一張最醜的而且還沒修圖。菩薩面無表情。莊嚴肅穆不適合你，無論在什麼場合，你只想炒熱氣氛。

生日時不慶祝生日，像很難笑的黑色幽默。上次還手捧你發燙的驕，這一回雙手合十祝禱，怎麼想都不覺得地球上有人會嘆唏一

笑。令諸聞者業障銷除。藥師佛菩薩有十二願，我只想看你再跳一次花蝴蝶。我的白包不薄，卻是唯一一份。如果喪事喜辦，感覺你會拍手叫好。心思又飛了出去。最好像個土豪拿著玩具鈔票槍，噴灑花花綠綠的大鈔唱 Better have my money。然而，什麼時候人生就往陰暗的角落岔開，自顧自的發展下去。

像是現在睡在我身邊的，背肌廣闊的男人。我得告訴他我要去看你。那一天早上六點，陽光貪婪地吸吮水氣。又是一個燥熱的周末，理應鬧鐘不這麼早起，性慾跟套子殘留他的手裡。說來奇怪，我一開始接起陌生電話、聽見伯父的聲音時，想到的不是你的臉。是有一次生日派對裡的番茄。壽星一不小心輸了得進懲罰。誰不知道這群三八姊妹想看英雄救王子的戲碼，我一副津津有味地與你舌吻，邊分食嘴裡一顆番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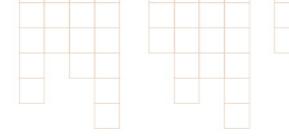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受壓力擠兌，蛻皮露出的飽滿。衆聲喧囂，酸甜溢出唇齒，流淌脖頸，羞紅你的兩頰。

牆上的螞蟻，沿著天花板一角，經過門縫，一路行經木頭地板的凹槽，在水果酒的瓶口狂歡。我拿起消毒酒精噴灑整列隊伍，看著一隻隻的螞蟻先是驚慌、逃竄、最後僵斃在高濃度的安靜，每按壓噴嘴一次，心就沉下去一點。

直到整顆心落在手裡，足以捏緊。幾乎窒息。

男人醒了，我挨了過去，一隻腿勾住他。寶貝。手心上下游移胸肌，像草原上的馬迎著風。你又忘了把瓶子拿去洗。

靈堂的楊枝甘露放了多久了。兩個小時？三個小時？稍早擲筊



問你有飲否，聖筭。總算買對，我怎麼知道你已經不愛喝珍奶了，這些年忘得多，記得的也不可靠，留下來只有一條條白髮。不能更好了，我的生活好的不能更好了。對著男人水亮的眼睛一個勁地說愛，偶爾一點吵架後再和好合體。工作穩當，待人像一杯溫水，不慍不火。假日爬山或看部電影，適時地笑跟哭。養了幾隻金魚，種點多肉植物，有時對牠們說話。

「現在我們站起來。」師姐指示。我不小心讓椅子向後刮出尖叫。伯父安靜地坐著，手裡那一本藥師琉璃被緊緊攢著，皺成一團，不發一語的觀禮。白髮人不送黑髮人，如果是我們這種人，紅橙黃綠藍靛紫，送別也要敲鑼打鼓。音樂催落，今天誰也不許哭，今天要歡喜。

我們只活在今天。

我親一下男人的額頭，撫摸他強健的鬚角。刷牙洗臉，全身結結實實地沖一會兒熱水，對著鏡子剔掉眉間的雜毛。湊近他的頸肩，鼻尖逡巡皮膚的細毛。

你記得嗎，小崎。

手掌停在他的背上，順著粗韌的脊椎而下。背對著。我將一隻耳朵貼上他的背，手搓他的乳首。沉默明亮了起來。

小崎的爸爸，要我去看一看。

「你可以不要。」他只回這麼一句。

以佛神力，衆苦解脫，諸根聰利，智慧多聞。我一一點開你的相簿，接手的臉書管理者，是個很久沒聯絡的朋友。五年，還是六年。我揉揉太陽穴，車子裡的夏天很冷，被肥胖的冷氣推擠著。晴

空萬里，外頭雲懶洋洋的。我嘗試讓記憶重新連線。

想著你濕黏的手汗，環住我的頸，四季如夏，全力以赴地躁熱。

常持此咒，勿令廢忘。頓時覺得眼睛酸澀，真想抽菸。盯著景色更迭，努力聽進去笑話跟效果音。沒聽過這個 podcast，不確定哪些真的好笑或該笑，駕駛座的伯父也不發一語。車子駛過連綿的綠，過了一座只容單向的石橋，沿著河堤抵達沒有便利商店的所在。

「你的房間在左手邊。」伯父說。

從窗外看出去，並排的田往天上延伸去，房間有一股揮不去的樟腦味，我坐在木板床上，小心太大的動作發出聲響。小崎以前睡在這，我甚至可以看到他側右邊睡，好讓一早的陽光叫醒他。

伯父走進後院。搖盪的竹林下，搬開環形水泥盆，露出筍子。撥土，鋤頭一個使力，鑿進一半，拗一下是一個。再一個。一隻色衰的雞悠悠地走，像是尋找蚯蚓或米糠。

需不需要幫忙？我問。

「你做不來這個的。」伯父的鋤頭沒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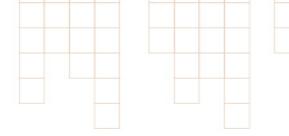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你還沒說，你是怎麼聯絡到我的。

伯父把籃裡的竹筍抖一抖，鋤頭以四十五度角倒插進土。轉身往回走。

「阿彌陀佛。」師姐轉過來向我鞠躬。

阿彌陀佛。

「休息一會兒，等等我們念地藏菩薩本願經。」



禮儀公司的接待室像十二月，我問伯父需不需要薄外套。搖頭，口罩下的表情讀不出來。或者我去買什麼東西吃？再搖頭。時間放輕腳步，圓形木桌上的假花永不凋零，靈堂的照片採自動撥放，小崎在風光明媚的海邊，正午太陽高懸，那時候青春沒有盡頭。

「我們再摺一些元寶。」伯父自言自語。

對角對折，再對折，兩個尖角藏進元寶內，兩頭拉直，中間壓下去，塞入庫錢。重複著相同的步驟，紙箱裡的金紙似乎沒有減少。是誰發明紙錢的儀式呢？用肉體的疲乏感淡忘死亡的悲傷，生者手不停歇，但眼神死。小崎，你那邊收的到嗎？不曉得幣值大還小，不過人的結局都一樣，是不是該從小投資這個虛擬貨幣呢？每月每年大量由陽間匯入，你那邊通膨應該很嚴重。

伯父的拇指按壓紅泥，劃過一疊庫錢。唰唰唰。

唰唰唰。熱氣在房間喧嘩，汗在奔騰。我裸著上身，清潔家裡每一寸地板，窗戶擦的透亮，清掉馬桶上的污漬，洗衣服。把冰箱裡過期的食物打包。與鄰居一起等垃圾車。洗米。切花椰菜。試試味道。不壞。

「你還是要去嗎？」男人從我身後環抱「你平常沒這麼勤快。」

我覺得這樣，我會好過一些。我說。

男人的手托住我的臀部，手指扎進肉裡，並解下自己的領帶，圈上我的頸。

「事情早就過了，不關你的事。」

我覺得不會拖太久。等我回來，我們去吃那間泰式。

「我不是在求你。」男人坐起，推了一把。

我躺在床上。

無法抵抗。換自己的手按上愛人的臀。我愛你，我好愛你。無法再抱得更緊，連喘息的空間也沒有。好痛，每次都這樣，但我喜歡那種痛。

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

雙手划過氯味瀰漫，水聲像壁球來回彈射空蕩蕩的泳池，陽光如流瀑，水面閃著白晃晃的悠閒。我潛入水中，感受水流流曳每一吋的肌膚。抬頭，餘光瞥見小崎坐在長凳上滑手機。第二十次穿過止泳繩，他雙臂倚著岸，發出好大的咳嗽聲。

你不下水嗎？我問。

「吻我。」

難得這裡只有我們兩個。

蒸氣室裡黃燈妖嬈，比舌頭拖沓，每一秒都在升空，先是弓起的腳趾，再來是緊縮的臀。喘氣有時，長短如浪。濕淋淋地融化在對方的嘴裡。像是夏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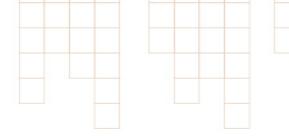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「他來看你了喔。」方才的雨水沿著傘緣，滴在伯父的左肩。手掌合十。這張應該是在日本吧，小崎穿上觀光客式的和服，人潮洶湧，背後有大佛端坐。

好久不見。我也合十。工作人員澆過水，沿著百合花瓣流淌。

「會不會冷。」伯父自個說道。

「昨天吃了魚丸米粉喔，還是以前的比較好吃。」

「高速公路一樣的塞，天氣一樣好。」



「我有聽你的喔，酒現在一個禮拜才喝一次。」

我心裡想著小崎的氣味。沒想到我越來越老，老得只好守住現在的工作。我們已經可以結婚了，但我反而不確定該不該結婚。我發現男人昨天被標註在別人的限時動態，凌晨兵荒馬亂。他半點訊息都沒告訴我。

「你無論如何都要去，對不對？」前一晚男人撫摸我的臉。

你不要這樣嘛。我邊說邊親吻他垂下的沮喪。

「他不在了，你心裡卻還有他。」

別鬧彆扭，我們都幾歲的人了。

「多久了，都多久了呢。」

你怎麼還跟死掉的人計較呢。

男人盯著我，兩指揉捏眉間，抬頭紋像展不開的笑容。

「你讓我覺得我很多餘。」男人收回身體「我好餓。」起身，在冰箱翻找冰淇淋。

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，爲是罪苦六道衆生。將摺好的元寶嘩啦啦地倒進塑膠袋，嘩啦啦。小崎，記得那一次生日，在河堤玩仙女棒，火光映在你的眼睛，我看著你側臉的輪廓。再過去一點，是靛藍色的河和墨綠色的草叢，或許還有一些菸盒、酒瓶、未完待續的擁抱。顛倒日夜的一根接著一根點燃，直到目光有晨曦的金黃。

我彷彿聽見火光劈哩啪啦的響，模糊的笑鬧隨之飛旋，湮滅。

那時候的日子好長。

「等等滿七，由你執香。」師姐對我說。

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

我就快回去了。我撥打給男人幾次，沒有接聽。訊息也沒有讀。

我手持香，按照指示朝著小崎三拜，接過一碗白飯，再拜。佛法森嚴，餘音裊裊。

我後來走了出去。幫浦旁的土丘插了一支塑膠牌，上面寫著小番茄，碩大的螞蟻爬過盤起的塑膠水管。那是小崎的字跡。

「他喜歡吃。」伯父說。

不知道好不好吃。

「應該不怎麼樣，我自己不吃。」

讓我來幫您什麼吧。我又再次提議。

伯父放下一籃竹筍，開了水龍頭洗把臉，進屋。毫無預兆的風，強壓頑韌的野草，我杵在原地，不自覺轉踏腳跟，草葉斷了彈性，累成一丘亂糟糟的綠。一會兒伯父拿著兩瓶水回來。

「等等會渴。」

我們在另一處重新翻了土，挖出雜草並掩蓋，把土丘給踩實，鑿出溝槽的坡度。我的眼鏡滑落鼻尖又推回去。手掌刺麻，血液又活了一回。伯父把種子仔細栽進土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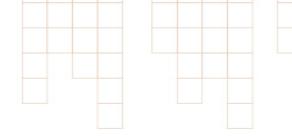
忙完一陣，伯父遞給我一瓶啤酒，鋁罐輕輕地啵了一聲嗝。

「你力氣不小。」他說。

多少有上健身房。

「不過，你應該是第一次拿鋤頭，你揮的方式很僵硬。」伯父的目光似乎盯著電視，新聞閃過官員嚴肅的眉頭。

的確是。我說。希望沒造成您的麻煩。



「每個人都有各種的第一次，」伯父說「只差在什麼時候習慣，習慣了也就記得了，也無關喜不喜歡。」

為什麼連絡我呢？我問。

伯父沒有回應，下一則是齷牙裂嘴的網紅受訪。「我現在，能記得的也不多，但小崎曾經跟我提起一件事。初吻就像番茄。」

本來啤酒讓我想打嗝，聽到這句話讓我嚥下去。

「我聽不懂，番茄是番茄，嘴唇是嘴唇。後來，我試著種了聖女、黑柿、牛番茄之類的。每個摸起來就是番茄，吃起來是番茄。番茄只是番茄。」

很像他會說的話。我說。

伯父沉默，雙手握住酒罐。「其實他小時候很挑食，講也講不聽。不過有天不知道為什麼，就開始喜歡上番茄了。」

我聽見遠處有狗吠，像田園裡的一記悶雷。只要我們想著他，那他就沒有離開。我說，同時覺得自己的話可恥。

「其實我不想要你出席。」

我可以理解。

伯父此時已經轉過頭凝視著我「理解些什麼呢。」他說。

見我始終閉上嘴，伯父一口乾完啤酒「早點休息。」

您辛苦了，晚安。說完我自己想出去抽根菸。霧色幻化成屋簷的滴水，生的剔透，隨即落下。地上一隻螞蟻胡亂的走。對準，把菸蒂燙在上面。

明天，牠的同伴會發現吧。然後接受事實，繼續爬行、工作跟做愛。

好想要現在，雨像是沒有盡頭地下。我打給男人。

「喂。」

我走近新栽的番茄，不發一語。菸霧突然隨風轉向，吹往我的臉。嗆咳，迸出淚來。

我聽見點火的聲音。我想他也同時點起一根菸，菸灰肆意飄落。麻雀棲在電線上睡覺。菸燒完了，床燒出一個洞。

我想我的手起水泡了。我努力擠出這句話。

「嗯。」

我跟他說原來紙蓮花是怎麼折，原來經文裡有好多冷僻字，原來塔位價格越貴越難買到，原來師姐如何離了婚看破人情冷暖。還有限時動態的事。

「嗯。」

如果，我在家裡的小陽台種番茄，但不打算吃，是不是很蠢？我問。

「很浪費時間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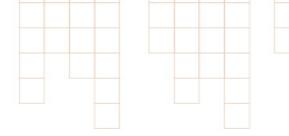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說的也是。

沉默橫在我們面前。最後我說了聲抱歉，這麼晚還吵他。

晚安。

晚風宜人，適合與情人遛狗、群聚狂歡或者讀著小說睡著。我盯著隆起的土丘，種子還在土裡沉睡，它將慢慢地發芽，長出綠葉。在陽光的厚愛與雨水的擁簇下，變得富有彈性，內裡藏有酸甜的密語。

它的時間才剛開始。



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。

「辛苦了。」師姐微微鞠躬。「來，你到時候坐靈車，因為爸爸不能跟去火化場。」

了解，我都了解。謝謝，非常謝謝。殯儀館不遠處有子孫披孝服跪成人龍，滿臉哀戚，銘旌颯颯。我與伯父顯得形單影隻，等待工作人員布置，空蕩的禮堂裡因為疫情不能使用，只有幾張保持社交距離的椅子散落著。一隻小花貓散步，蹭蹭我的褲管。討不到搔頭，旋即走開。

三長兩短，小崎穿著正式，一臉安詳，師姐說這是最後一面，一會兒要蓋棺。「有什麼話想說，趁現在。」

你還想說什麼，說啊。

小崎，你的樣子隨時都會醒過來，然後指著暗藏的攝影機說「被騙了吧！」。或者你只是睡了一個很長的懶覺，像是放鬆的禮拜天。我就連在這個時候，話也說不清楚。

欸對了，你一次也沒來我的夢裡嘛。燒了這麼多錢，那個世界裡你是不是自由自在，所以忘了來看我。所謂的死，怎麼變得像去一趟利馬，南美洲的天氣如何，街景如何，男人們又如何，也許此刻你還在轉機，過兩個月後我會收到俗麗的明信片。

為什麼是利馬呢？也許是利馬非常的遠，而且有好吃的番茄吧。

棺木闔上，法師持槌誦經，象徵性的封釘。一樁子孫興旺、一樁子孫富貴。我猶豫著但還是跟著喊有喔。

「小崎跟你，是什麼關係呢。」男人的聲音從背後傳來，一手環住我的腰，另一隻手臂讓我枕在上面。床單好白，白的暈眩。腦

子像白醬義大利麵，學生餐廳賣的那種黏糊糊的沉重感。

我想，我跟你，跟他沒什麼關係。我的手掌貼上他，掌心好暖，每個指頭都比我長一點，有咬指甲的習慣，指尖有淡淡的菸味。我把它納入口中。吸吮。

「你真該死。」男人笑著說。

活著就要盡興。我湊近他的嘴。而且說來我跟小崎只是幾個晚上的好朋友。

來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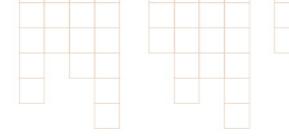
「來吧。」伯父遞給我澆花器，裡頭發出水流撞擊鋁器的聲響。你也差不多要回去了吧，之後是我照顧這株番茄。至少你現在還能澆個水。他交代完便轉身架網，防止鳥類偷吃。

其實我一點都不喜歡吃番茄，小崎。任由水在土面蔓延，轉為飽滿的深色。柔軟而結實的水果，可以是桃子，也可以是李子，只是恰巧橫在我們前面的，是萍水相逢的酒醉。

然後在清醒時善後。

敏感是稀缺的，但也被踐踏。

後來我聯絡不上小崎。倒也不是四處發尋人通知般的努力，就是所知的幾個通訊軟體打了幾次未果，轉過頭，便撿一包青江菜放入男人的籃子。不過問，也要能意會，人的出現或消失，再深究下去就是打擾。連鎖生鮮超市的根莖瓜果就是乾淨，沒有你來我往的要蒜要蔥，沒有顏色黯淡或蒼蠅圍繞，一個個眼神皎潔，呼吸舉止得宜，有自信。



要結帳時，我把小番茄放回原處。

「也許我們太快了。」男人笑著說。

床上別太快就好。我回嘴道。

「你總是那麼自我。」男人摟住我的腰。

先是一個晚上的朋友。然後兩個晚上的朋友。出門喝咖啡的朋友。爬完山去泡溫泉的朋友。後來跟男人成了衣服晾在對方家的朋友。一起養貓咪的朋友。

快樂令人暈眩，令人惴惴不安。適度的罪惡感，讓自己想起原來我幸福。

見佛了生死，如佛度一切。師姐灑淨，稱呼小崎為菩薩，為你除去穢氣得以清涼。小崎，然而誰不是菩薩呢，我們這種人生來便是肉身菩薩，度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度一切雄偉的七情六慾，一次次進進出出，過了多少牛神鬼怪，才明瞭被束縛的不是認同，而是憂懼快樂有盡頭。

當天有其他人排在你前面火化，於是我們先行折返。包有艾草的紅包，我隨手丟進途經的加油站廁所。

「我還沒回答你的問題。」伯父說。

什麼問題？

「為什麼我聯絡的上你。」

車子準備開上高速公路，北上車輛少，多是南下踏青。

沒關係。我說。我自己有個猜測。

車子沉默地行駛。惠風和暢。

「臺北，其實蠻遠的。你不覺得嗎？」伯父說「你先睡一會兒吧。」

我側身，打了電話給男人。沒接。

直接到那間泰式吧。到時候見。我送出訊息。

我知道他不會讀。

鄭堪遠

個人簡介

剛從文學研究所畢業的消防替代役，得過一些獎。嗯，就這樣。

得獎感言

希望下次能拿到首獎，畢竟 15 萬真的很多，可以存一張 0050。

短評

／吳鈞堯

前男友猝逝後，與其父展開的淡淡互動。它的好處是舒緩，在情節量非常稀薄的情況下，暗藏心理的流動。藏而不露時，生者與亡者的關係成爲弔詭蹤跡，利馬在遠方、番茄在近處，組接的篇名，便有天涯既遠又彼此相涉的議題。摺金紙、誦讀經文的嵌入文章，細節處閃耀如流水，暗暗流。